◇百业滋味

新市做糕人

[浙江]王征宇

持筛网的双手微沉,随着腕力顺时针晃动,八十目筛孔簌簌落下的米粉,如柔软湿润的丝绸,一层层覆上案板。“要过三遍,这样米粉就不会黏连结块。”姚师傅边忙活,边讲述做茶糕的细节。过筛后的米粉铺进做糕的木制模具,姚师傅左手斜端起不锈钢馅盆,拿调羹的右手沿着盆壁挖一勺肉馅,腕子灵巧地转起来,调羹里的肉馅,在勺窝里顺着同一个方向翻跟头,原本松散的形状渐渐就被盘得紧实溜圆,光润得像一颗盘出包浆的圆球,稳当当落在粉坯上。“这样蒸熟后肉馅不会塌形,还能锁住汁水。”直到25颗肉馅整整齐齐排好,往上盖一层糕粉,用切刀割成块,一方方洁白的糕坯厚实端正得像玉玺。蒸上20分钟出笼,中间鼓胀起来的馅已将表皮冲开一道口子,像朝霞顶出云天,鲜香四溢。

古镇人办喜事,喜欢定几箱茶糕,方方正正的茶糕搭配圆滚滚的包子,摆上宴席,讨的是“做人方正、步步高升、团团圆圆”的彩头,寄托着老百姓对凡俗日子的美好祝愿。

做茶糕的过程看似简单,却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技艺。首先,要用上好的糯米和粳米按比例混合打磨成粉,气候变化,糕粉的湿度也适当调整。肉馅用的是三肥七瘦的夹心肉,笋丁切得大小刚好,咬开时能吃到一点脆劲。本地笋落市,姚师傅宁愿多花点钱从云南等地采购,也绝不用罐头笋替代。

从前新市茶糕只有咸口的肉馅,姚师傅首先推出甜口。笋丁肉,梅干菜肉,流心芝麻、陈皮豆沙……我和朋友像两只贪嘴的小蜜蜂,扎进花丛,这朵、那朵都想尝尝。姚师傅贴心地提议拼盘,他用碟子分别装上口味不同的茶糕,放在廊边临水的小桌上,示意我们坐下来夹开分吃。“无论甜还是咸,我家的茶糕早上买了放到晚,照样软糯。”说起自家的点心,姚师傅那点小骄傲全写在脸上,半点不藏着。

这个细致的做糕男人,五年前还是个汽修工。说起改行,姚师傅的话匣子打开了,说他奶奶当年就是茶糕店师傅,“其实做茶糕和修车一样,汽车螺丝少拧半圈,车跑起来就不稳,茶糕差半分火候,味道就不对。跑的或吃的,都是关系到人命的东西,一点都不能马虎。”

今年为了盘活古镇的旅游资源,当地举办了时髦的妆造节,就在那些穿着动漫或神话剧中的衣裳,拎着化妆箱、拿着反光板的年轻人即将抵达时,文旅的同志找到姚师傅,商量着能不能在茶糕的定价上做些调整,帮着聚拢游客人气。姚师傅听完便大气地一摆手,不必调低价格,我备上几箱当日蒸的茶糕,免费送给来逛节的客人,也算为咱们古镇的热闹出一份力。

闲下来,姚师傅喜欢和远道而来的游客临水而坐,聊个天。听小青年对茶糕的口味发挥奇思妙想,奶香椰蓉、番茄辣松、豆乳拿铁……姚师傅不急于否定,先小批量试做,请客人试吃,受欢迎再写进价目单。他认为:“了解年轻人的口味,这糕才能代代相传。”

从南宋流传至今的新市茶糕,大家记住的都是做糕人:王阿福、姚丫头、王福康……“再过几十年,大家聊起茶糕,希望我姚建华,也能出现在这串名字里。”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手艺人,对每一块出笼的糕点,许下最朴素的承诺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生活空间

“小可爱”

[南京]周新

从前年开始,妻子悄悄“养”起了野鸟。她给那些小家伙们统一起了个名字,叫“小可爱”。早晨我洗漱的时候,经常能听见她在厨房里轻声低语:“来啦小可爱,不要害怕,来吧,多吃一点。”

在厨房的外窗台上,妻子卡放着一个塑料盒子,时常盛上大米、小米、玉米糁等粮食,偶尔放一点剩余饭菜。投喂的时间,她一般选在清晨。要不了多久,鸟儿准会飞过来,落在窗沿上啄食。来的“常客”多是斑鸠,有时也有麻雀或乌鸫到访。斑鸠的羽毛是柔和的灰褐色,腹部颜色浅淡,翅膀和脖子有珍珠一般的细碎斑纹,模样很像鸽子。它的眼睛镶着一圈橙黄色,走路的时候,小脑袋一颠一颠的。

妻子说,最初来吃食的只有两三只,后来它们带来了同伴,或是儿女子孙。最多的时候,窗台上站满了十多只。看它们有的在啄食,有的在歪着头张望,样子真是可爱。小鸟不怕妻子,却很怕我,每当我慢慢凑过去想多看两眼,它们便呼啦啦一声飞走了。

或许是贪恋一口吃食。有一回,一只斑鸠大胆跨进窗台进了厨房。妻子随手关上窗,轻轻把它拢住,抚着柔软的羽毛亲切念叨:“小可爱,好乖哟,让我看看,真漂亮。”一边说一边拿来吃食哄它。但是斑鸠歪着小脑袋不肯进食,身子微微发颤。我跟妻子说,你把它吓坏了,快放它走吧。等到妻子小心地把它放回窗台,它却并没有立刻飞离,而是转着小脑袋四处打量,犹豫了好久才振翅高飞。

日复一日的投喂,粮食积少成多,一年下来,也要耗去几十斤。可这些“小可爱”带来的开心与慰藉,是无法用物质衡量的。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,鸟儿还有一些感人的举动:它们偶然会衔来一个小东西搁在窗台上,譬如一朵野生的小花,一枚精致的螺蛳壳。起初妻子只当是风吹来的杂物,不曾想到,这竟是小鸟送来的礼物。有一天,她捏着一块亮晶晶的东西问我。我接过来一看,是一块拇指盖大小、银白色的金属薄片,轻巧精美,边上还有一个小孔,像是耳环之类的挂饰。我笑着对妻子说,好歹收下吧,这是小鸟的心意,不知道“小可爱”是从哪儿拣来的,能这样有心,也不容易啊!

自那以后,我经常会在众人面前讲妻子“养”鸟的故事,也会讲小鸟送礼物的趣闻,并感慨如今的世道在变化,就连小鸟也懂得感恩了。

